

諸位同學，非常感謝大家從各個地方到達香港。我們舉行這次的座談會，目的在討論經典文字的審校，這樁事情是很艱難的一樁事，因為文字跟口語不相同。要把口語變成文字，在現代這個社會確實有必要，但是這是個很艱鉅的工作，那就是要把言語濃縮，至少我們平常講演一個小時能夠把它濃縮成三千字到五千字，這最理想。可是一小時要是把口語全部記錄下來，大概會超過一萬字，也就是說要把它縮成一半或者是縮成三分之一，這是口語跟文字，這是比較標準。

那麼能夠濃縮得愈少愈好。中國古時候標準講求四個字「簡、要、詳、明」，要簡單，要扼要，還要詳細，還要明白。要做到這四個字才算是好的文章、好的言語，沒有廢話也沒有雷同。這樁事情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了，無論是長篇或者是小品、短篇的，大經或者小經，我們從科判上就能看到，你才看到經典文字之美，文字之好；你多一個字，它就累贅，少一個字它就不通，就連貫不下去。所以文章、言語做到這樣的標準才算是第一流的，現在人已經很不容易、很難做到這個標準。所以我們盡量把一般講經把它濃縮，如果不濃縮，文字太多，這文字裡面廢話太多，實際上都可以把它刪除掉，這是我們首先要有這個概念。

至於翻譯那就更困難了。我們同學當中，在此地還有幾位曉得早年沈家楨居士，我在台灣台中求學的時候，他那個時候從事於把漢文經典翻譯成英文。他找了許多人，真的是學者專家，也都花了很多錢。他那時請人翻都是要付很多代價的，我知道他大概總花了幾百萬美金，在那個時候不是在現在。翻譯的量很大，我是曾經取

他一篇東西，這一篇就是倜虛大師的《念佛論》，這我想很多人都讀過倜虛大師的《念佛論》，那是倜老的開示，不是經。早年我把它附在《無量壽經》的後面，第一次印《無量壽經》的時候附在後面，曾經印過一萬本。以後我在溫哥華講經，溫哥華有一位醫生是中國人，他是加拿大國籍，也常常來聽我講經，告訴我，（他的英文程度很好）：法師，這個東西以後不要再印了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：他翻譯的英文，中國人看不懂，外國人也看不懂。我才曉得這裡有問題，翻譯的有問題了。

以後我到紐約遇到沈家楨，把這個事情告訴他，他就帶我去看。他自己有個圖書館，這個圖書館是在紐約大學裡面。紐約大學圖書館給他一個大房間，那個大房間差不多有三千呎，有我們這一層樓整個面積這麼大，堆在一個角落裡面就是他所搞的翻譯的這些經論。他告訴我一本都拿不出去！你才曉得這個東西困難。

所以，從前李老師常常給我們講，我們中國人有福報，祖宗有德。無論是印度，無論是中國，早年從事於譯經的人都是證果的人，不是開悟，證果！李老師給我講至少都是三果以上，三果是阿那含。他說三果以上的聖人，菩薩再來，不是普通人，所以經典能夠翻得這麼好，意思決定沒有錯誤，文字比梵文原文還要華美。所以早年，那是我剛剛學佛的時候，方東美先生給我講，我曾經有一次向他提出這個問題，我說佛經大量流通，梵文流通到中國來了，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把梵文保存？在中國梵文經典都喪失了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方老師笑笑給我說：中國人太自負了！確實是沒錯，中文經典翻的意思正確，文字比梵文還美。他說念中文本就夠了，不要再念梵文了。這是從前中國讀書人，你說那種民族的自信心多強，真是做到了這個水平。哪裡像現在中國人！

中國人遭這麼多的苦難，這二百多年來遭這麼多的苦難，第一

個原因是什麼？胡秋原先生給我說的，喪失了民族自信心，捨棄了傳統的文化，所以才遭受這二百多年的苦難。現在如果不能夠自覺、不能夠回頭，這個苦還有得受，不是說受到今天為止，還有得受。所以胡先生一生真是大聲疾呼，恢復傳統的文化重要，比什麼都重要，所以翻譯不容易。在中國過去翻譯不是個人做的事情，所以現在我們說這個人英文好、中文也好，就可以翻譯了嗎？不行！那問題很嚴重，確確實實不是一般人能翻的。

佛經裡頭有一句話說，《華嚴》、《大智度論》上都講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。那個智是什麼？世間絕頂聰明智慧的人沒有辦法理解佛法，要有人教。什麼人？過來人、修行證果的人。證果，你的知見跟佛才相同，佛什麼意思，你一看就明瞭，你能說得出來。這我們講經講這麼多年常常提到，佛的經典沒有意思，你怎麼翻？經典沒有意思。可是經典起作用的時候，你要是研究講解的人，它無量義，字字句句都無量義。你今天把它翻成白話文，只有一個意思，無量義只有翻一個意思。你說這個問題嚴不嚴重？所以同樣一部經，深說、淺說、長說、短說，得大自在。在中國流傳下來的註解，大概最豐富的就是《金剛經》，五百多家註解，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，都沒有講錯，都對，你怎麼翻法？所以真正翻經的人一定是證果的。你說我開悟，開悟還不行，開悟你能講，翻還要差一著。所以這是非常非常艱難的事情，外國人現在是沒這麼大的福報。

我在台中的時候，有一天有一位從美國來的學佛的在家居士，學佛的，學得非常認真。到台灣聽說李老師的名氣很高，到台中向李老師請教。在對談的時候我也在座，他所講的那些佛法，李老師問了一個問題，他的答覆李老師很不滿意；他向李老師請教，李老師跟他講解他也不滿意，彼此都沒有法子談。到最後，老師看到他

帶了一本厚厚的書，李老師問他：你帶的是什麼書？他說《佛學字典》。李老師靈機一動，好，他說：你查查看字典裡頭的解釋，「二足尊」怎麼講法？他翻，查到了，兩隻腿裡面最尊貴的。你說這有什麼法子？老師笑笑，老師又問了一個「般涅槃」。般涅槃查到了，死叫般涅槃。那老師說誰不入般涅槃？哪個人都要死，死了就入般涅槃。你說這個問題嚴不嚴重？所以李老師就送客，就不談了。告訴我們說外國人學佛法，字典裡頭是這麼寫的，人家用這個作為依據，先入為主，你說怎麼辦法？

在台灣，沈家楨居士也委託李老師幫助他把經典的註解（不敢說是解釋經），古人的註解都是文言文的，把古人註解用白話文翻譯出來，這事情也不容易。別說是經，諸位從台灣來都知道，台灣國語日報《古今文選》我想很多人都看過，你看那是世間法，文言文，古文文言文把它翻譯成白話文，在當時真的是教授、學者專家所翻的，翻譯出來之後，你跟它原文對比一下，你再去念念，味道不一樣！這是說明這個事情很不容易。

在中國古時候譯經，我們曉得譯經都是國家來做的，不是一、二個人能做得出來的，譯場它有制度，參與譯場的人很多。我們今天看到經，譬如看到《金剛經》，鳩摩羅什法師譯的，鳩摩羅什法師是譯場的主持人，裡面工作的人可多了。羅什大師的譯場四百人，他那個譯經院那麼大的規模；玄奘大師的譯場六百人，這在中國最大的譯場，帝王護法。所以他一定是開慧。凡是參加譯經的人一定是先聽講，譯哪部經先講解，大家都不但能解，他能修，裡面還有能證的。

所以我跟沈家楨先生建議，我說如果你這個譯經真正是從事這個工作，還是要遵照古時候譯場的辦法。譬如翻譯《金剛經》，你看看現在在世界上，哪個大德不管是在家、出家，對於《金剛經》

真正有研究、有修持，解跟行一定要相應，有解無行不能成功。清涼大師講「有解無行，增長邪見；有行無解，增長無明」，這個話是清涼大師在《華嚴經疏鈔》裡講的。所以一定要找行解相應。這種人到哪去找？一個都找不到了。你再請個十個、八個組成一個小組，你才能搞翻經，你就曉得這個事情難。這是真正說明中國人有福報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無論比起哪個國家、民族，福報超過他們。

中國人的文字，這個文字是智慧的符號，讓你看到會覺悟，這是哪個國家都找不到的。中國的古文，這些都是了不起的發明，幾千年前就把語跟文分開了。我們祖宗聰明，知道語言會變，但是文不變，所以說不管隔多少年、隔多少代，祖宗寫的這個東西，後人能看得懂，沒有障礙，這是古文的發明，這是我們不能夠不知道的。所以從事於這個工作，基本的條件讀經，天天要讀經，這是什麼？提升我們自己的修養，文字的修養，佛法的修養，我們沒有辦法到開悟，希望自己能提升。現在我們經那是真的不能翻，就翻講記，講記這是白話文，翻講記好翻，這沒有什麼多大的過失。但是講記要把它濃縮變成文學，口語變成文學，這個能做得好，對現前社會會有很大貢獻。這種作品，如果說是用翻成外國語文也比較容易，對於一般社會上幫助他認識佛教，現在也講認識宗教，這個我們努力還能做得到，勉強還能做得到。

今天無論在中國、在外國，一般社會尤其是學術界崇尚科學，他們對佛法、對宗教接觸不多，總認為宗教是迷信的，宗教是消極的，宗教是忽略現實的，宗教是講神權，講過去，講未來，講因果，講報應，這不合科學，所以對宗教他又想接近，又防範，又排斥。這次我在日本參加岡山聯合國的會議，完了之後，我跟大會的主席（日本人），他找我，約我在他辦公室裡面談話，我極力的提倡宗教教育的重要。無論是哪個宗教，你去看看他的經典，都是教你

做好事，沒有教你作惡的。

佛法，古來常說什麼是佛法？祖師大德跟我們講的兩句話，佛法是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八個字就講清楚了。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方是什麼？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方便要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最適合的方法。最適合的方法落實慈悲，慈悲怎樣落實在生活上，怎樣落實在工作上，怎樣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，最適合的方法。最適合的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，那就是講契機。你對每個人有每一種不同的方法，尤其現在我們接觸很多不同的族群，他們文化不相同，思惟方式不相同，生活習慣不相同，那我們落實表達的方法不能是一樣，一樣就不能接受。這就是中國諺語所謂是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」，能叫大家都生歡喜心，都明瞭，都能接受，這就對了。所以這個方便是活活潑潑，千變萬化，所以他能適應。遍法界虛空界，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眾生統統適用，上中下三根普被，方便為門。慈悲是教學的根本，真的是愛的教育，慈悲的教育，用方便來表達、來落實，這是佛法。

至於基督教、天主教，《新舊約》諸位都見過，它裡頭最重要的一句話，「神愛世人」、「上帝愛世人」，愛的教育，愛人就不能害人，害人他就不是愛人。所以神不會害人，神愛人。前年我第一次訪問日本，跟日本基督教的一位牧師石井，石井牧師，他也是大學教授。我們在電視台舉行了差不多將近五十分鐘的訪談，他提出了許多問題，我都給他解答了。最後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，這個人是個好人，很難得，也很開明。他說我們基督教的心量很小，不能容人，他說：法師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？我說這個問題的解決就在你們《聖經》裡頭。他說《聖經》哪一段？我就說：「神愛世人」有沒有這一句？有，「上帝愛世人」，有。我告訴他：上帝愛我，不愛你。他瞪著眼睛覺得奇怪。為什麼愛我？我是世人，上

帝愛世人，沒有說上帝愛基督徒。我說上帝不愛你，為什麼不愛你？你不愛世人，你只愛上帝、愛耶穌，你不愛世人。我說我是世人，我也愛世人，上帝愛世人，那上帝當然愛我。他聽到最後也笑起來了。

最後我告訴他，我說上帝愛世人那個愛是很抽象的，你們誰得到上帝的愛？佛教也是如此，佛家講慈悲，佛菩薩慈悲，誰感受到佛菩薩慈悲？我說我們宗教的信徒一定要知道，我們信仰這個宗教，就要把這個宗教的教誨精神，從我們的身上發揚光大。神愛世人，我接受神的教育，我要把神愛世人那個愛從我這裡落實，我要真正去做到。佛家這個慈悲，一切慈悲也要從佛教徒、佛弟子身上身體力行去做到，這才叫真正的基督徒，真正的佛教徒。如果你只知道愛上帝、愛耶穌，不愛世人，甚至於連父母都不愛，我說恐怕耶穌、上帝看到你們這個信徒都要流眼淚，你把他的意思統統解錯了。

你看佛法不迷信，佛教我們要信，這個信心非常重要，信任，對老師信任，你才肯接受教誨。你對老師懷疑不信任，再高明的老師也沒有法子教你。我們信佛、信菩薩，要信老師，信了之後並不是就得救了，信了以後解，尤其是大乘經上常常說到「深解義趣」，你要解得深，你解淺了還不行，深解就是圓解，圓融貫通，智慧開了。智慧開了，這才是教學目的達到了，這佛法講得清楚，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佛陀教誨教我們是破迷開悟，苦從哪裡來的？苦從迷惑來的，迷了你造業，你造作罪業，你當然受苦報。悟了？悟了明白了，悟了的人自自然然斷惡修善，自然懂得積功累德，真正徹底覺悟了。

這個世間東、西方都一樣，許多人講有大災難，迷的人生活在恐怖當中，不知道災難什麼時候來，也不知道災難怎樣嚴重。覺悟

的人？覺悟人沒有災難，為什麼沒有災難？覺悟人曉得沒有生死，迷悟不相同。所以學佛最重要的是要求覺悟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，就是佛經典裡面講的諸法實相，一切法的真實相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沒有生死。這個事情是真的，這是當下的事情，可是這一層很深，很不容易理解。現在科學也逐漸逐漸接觸到這個邊緣，但是深度不夠，所以他不得受用。

在佛法裡頭，性相兩宗講得最清楚、最明白，宇宙萬物到底是怎麼回事情？相宗的說法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從無明生三細，從三細相生六粗相。這相宗解釋得很詳細，說明宇宙萬有的現象，人生生死輪迴的現象。可是性宗上說這些現象是虛妄的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兩個說法都說得正確，一個是說得細，一個是說真相，真相為什麼是虛妄的？因為一切現象沒有生滅。佛法講生滅，沒有生滅講生滅，那不叫廢話？實在講，不生不滅是生滅同時，它速度之快你沒有辦法體會到。前念滅後念就生了，前念跟後念永遠不會重複，永遠不會相同，所以它是虛妄的。

我說前念跟後念是相同的，相續相絕對不相同，一般就是大同小異，小異就是決定沒有完全相同，這是事實真相。速度之快，我在講經時常常說，我們《華嚴經》上也講到這一段，我大概花了七、八個小時就解釋這個問題，一句經文。這是講諸法實相，真的是講到實相，實相沒有生滅。《仁王經》裡面佛給我們舉了個例子，說一剎那有九百生滅，這是經上講的是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。祖師在註解裡面告訴我們，身體非常健康，年輕人彈指彈得快有力量，我的彈指能力一秒鐘大概可以彈四次。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兩個十萬八千。一秒鐘兩個十萬八千次的生滅，你怎麼能判斷它是假的？我們從前看電影，我年輕的時候也玩過八釐米



的小電影，我自己還會剪接，電影這是很普通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你看在放映的時候，那個鏡頭開關一秒鐘二十四次，一秒鐘二十四次我們在銀幕上看到就很逼真，就看不出假的。

現在一秒鐘，《仁王經》上講一秒鐘二十一萬六千次的開關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我們現實的這個樣子，哪來的生滅？所以生滅是你的妄想，完全是妄想分別執著。凡夫永遠生活在妄想分別執著裡面，這才有十法界、才有輪迴，離妄想分別執著，你找輪迴、找十法界了不可得，沒有！所以夢幻泡影，這跟你說真相。沒有禍也沒有福，沒有苦也沒有樂，那才叫極樂，你才真正契入到宇宙的真相。

入這個境界是什麼人？大乘經上講法身菩薩，破一分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這就是法身的現相。這裡頭真的像《心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三途六道十法界都沒有了，這個事實就在眼前，我們沒有辦法覺悟，沒有辦法突破，就是因為妄想分別執著，麻煩就在這裡。所以大乘經上佛說得好，能夠把執著放下，六道輪迴就沒有了，就超越六道了；再能夠把分別放下，十法界沒有了，十法界也是夢幻泡影；最後能夠把妄想放下，你就證得究竟圓滿的佛果。所以說最嚴重的是分別執著，依分別執著造成了十法界，造成了六道，離分別執著，十法界跟六道就沒有了。

我們今天學佛，如果連這個概念都沒有，都不能夠肯定，這個事情就難了。你現在就是佛陀教育的教學，要教人對這個概念能夠接受、能夠肯定，這不是容易事情。現在科學講什麼？講證明，你拿證據來，科學講證據，佛法真的是可以把證據拿來，證據是要你自己，別人沒有法子給你。證據是什麼？禪定。所以八萬四千法門，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式修禪定，門門都是禪定，離開禪定就不是佛法。我們今天取的持名念佛這個方法，修的什麼？還是修禪定

。我們持名念佛目的是什麼？目的是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。  
。方式不一樣，方向目標完全相同，這點我們要曉得。如果你能夠契入這個境界，真的一切苦厄都沒有了。原子彈從天上落下來，看的時候你還會拍手，像放焰火一樣。沒有生滅哪有生死，沒有苦難！你會看這個東西統統是自然現象，自然現象都沒有生滅，因為它生滅同時。

而世尊在《仁王經》上講的，我講經時常說，他老人家的方便說不是真實說。為什麼？一秒鐘二十一萬六千次的生滅，太慢了，哪有這麼慢的速度。現在我們講光速，電磁波的速度就超過這個比喻。如果我們用光跟電磁波速度是差不多，一秒鐘三十萬公里，光的速度講一公里，走一公里是三十萬分之一秒，佛講的一剎那九百生滅，那一秒鐘才二十一萬六千分之一秒，光的速度已經三十萬分之一秒，不就超過它嗎？所以這是佛方便說。三十萬分之一秒走一公里，那走一百公尺？三百萬分之一秒。走十公尺？三千萬分之一秒。再給你走，走一公分？走一公釐？你才曉得真正給你說實話，億萬分之一秒。這是講生滅的速度，億萬分之一秒，你怎麼會知道？所以這生滅同時，生滅同時所以才講不生不滅，不生滅生滅同時，這個要認知。

我這次在日本訪問，去訪問了比叡山，比叡山是天台宗的總本山，這裡面的住持來接待我。我們看到（他們有它的道理）他們的祖師殿堂比佛的殿堂大，他們寺廟最大的大殿裡面供的是祖師，佛菩薩小殿，在旁邊、在後面。我看了很讚歎，有道理，為什麼？我們的修學，直接教給我們的是老師，老師對我的恩德最大。老師就像我們的父母一樣，佛那是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那是好多代之前，那不是直接教我的，直接教我是父母，所以這很有道理。我覺得他們這個供法我很欣賞、很讚歎，看到善導大師的像，智者大師的像

，這在中國很少見的，在日本大的寺廟都能看到。

我們要是學這些祖師大德，我們是決定做不到，但是天台智者大師為我們示現的，大概就是教我們這批人。你看他往生，五品位往生，這個五品位我們能做到。在中國、在日本都有這種傳說，智者是釋迦牟尼佛再來的，釋迦牟尼佛做這個示現，就是教我們末法眾生怎樣去修學。五品位在解門是大開圓解，跟佛的知見是一樣的，認知完全相同，但是斷證的功夫完全是凡夫，一品煩惱也沒斷。可是大乘經你讀得多，你能夠理解，你有這麼大的心量，能把心量拓開，佛知佛見，你的知見是佛知佛見。

他修行的方法，這就是五品，第一個是「隨緣」。這個很重要，這是我們要學的。隨緣是什麼？就是離分別執著，你有分別執著你就不能隨緣。所以五品位頭一個就是這條，隨緣！自己沒有成見，什麼都好。第二個科目「讀誦」，讀誦大乘，讀誦大乘一部經就夠了，不要讀得很多。一部經，依照古來祖師大德教導我們的方法去讀誦，那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依照規矩去讀就是持戒，專心讀就是修定，這個經從「如是我聞」到「信受奉行」，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沒有念錯，沒有念顛倒，這是修慧。這個慧是根本智，《般若經》上講的「般若無知」，這是修無知，是以定為主，所以它是根本智，起作用的時候是無所不知。譬如別人來問你，你給他講解，無所不知，十個人來問，你會十種不同的講法，各人都得利益；沒有人問，無知，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沒有，這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。這些都是現在教學裡頭所沒有的，這種見解方式學校裡沒有的，學也學不到的。

真正開智慧要讀誦。一部經容易得定，你念太多你就會想得太多，你就會起分別，一部經比較容易離開妄想分別，所以道理在此地。只要這一部經深入，深入到一定的程度智慧開了，不需要學得

很多。中國禪宗六祖大師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，他不認識字，沒念過書，但是他有異乎常人的悟性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原因是他心清淨，也就是他隨緣，他遇到什麼人都好，沒有分別，沒有執著，這就是他根性表現在外頭，所以隨緣是很高明、很高明的修學方法。清淨心生智慧，《金剛經》上說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。我們要曉得妄想分別執著是染污，把你的清淨心染污掉了。最嚴重的染污無過於執著，所以執著是最嚴重的染污，它的現象是六道輪迴，所以能夠把執著放下，我不再執著了，六道就很容易超越。

念佛到最後不能往生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這個執著，無論在哪一方面執著都不行，佛法上執著也不可以。佛是教我們放下執著，不是教我們放下執著的對象，這一定要懂，所以他要往生就很容易。那要是離開分別就更高明，不執著還有分別生凡聖同居土；如果連分別沒有了，他就生方便有餘土；妄想也沒有的時候生實報莊嚴土，就這麼個道理。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煩惱不斷的要把它放下，要把它減輕，一下斷不容易，希望就是一年比一年輕。我們自己的清淨心會現前，智慧會開，往生自己有把握，這個重要。

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代，我們要幫助別人，自己不成就怎麼能幫助別人？自己成就了才能幫助別人。幫助別人，我們曉得在這個時代，那真的，智者大師示現的絕對正確，隨緣、讀誦、講演。講演不一定要要有講堂，不一定的，凡是碰到人就講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機會教育，只要他願意聽就得要跟他講；他不願意聽，要想以善巧方便去誘導他，使他能產生興趣，這叫機會教育。

最後的兩個科目是「兼行六度，正行六度」。什麼叫兼行六度？兼行六度是以四攝六度幫助別人。正行六度，那是以六度消自己的業障，這是正行。布施度慳貪，慳貪煩惱用布施把它拔掉，我們有惡業，惡業用持戒把它拔除，所以這就是六度度六大類的根本煩

惱。布施度慳貪，持戒度惡業，忍辱度瞋恚，精進度懈怠，禪定度散亂，般若度愚痴。這是六大類的煩惱習氣，根很深，用這個對自己是正修，幫助別人那是兼修。所以他有兼修六度，有正行六度，所以智者大師講，你看這麼簡簡單單的。

聖學、聖教都不麻煩，都是非常簡單。你看中國古聖先賢，我們從堯舜禹湯，這是歷史上有記載的，再往前面去沒有記載，有記載是堯舜禹湯開始。堯舜禹湯教人教什麼？倫常八德。從那個地方開始一直到前清，你看看四千五百年我們中國後人都遵循，所以他提綱挈領就這一點。中國人講道德，這就是道，這就是德。道不是人為的，不是人創造的，不是人發明的，自自然然，本來就是這樣的。夫婦之道本來就是這樣的，你仔細去觀察連畜生都是這樣的，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這是人與人之間關係自自然然的，這不是人發明的。

凡是自然的原理原則，自然的秩序，自然的運行，這就是大道，我們隨順，隨順就是德。你隨順，整個宇宙是和諧的，沒有衝突。現在科學家講地球，地球是很小的一個小範圍，地球生態平衡就和諧，我們佛家不講生態平衡，講和諧。只要是在地球上生長的，決定可以說它都有益處的，絕對不會說是這個地球上不需要，它長出這個東西來。就像我們人的身體一樣，身體上每個器官、每個細胞它都有作用，整個身體的生態平衡，絕對不會說是哪個東西長的對我們身體沒用處，不會，統統有用處，你去掉這一部分決定影響另外一部分，這叫道。所以隨順是德，你要不肯隨順，任意去破壞它，去改變它，這就錯了，那災難就來了。

現在特別是西方人，他們的觀念當中就是要勝天，就是勝過自然，他用科學技術來改變。在我們的術語裡面講破壞道德，改變自然的生態就是破壞道德。我講經時候也說過，我舉這個最簡單的

例子，父母生下我們的身體這是自然的，現在有整容，要改變，改變好像是不錯，但是過個十年、二十年，問題來了，苦不堪言。我在圖文巴，我們有一個同修，好像是越南的一位同修，她在我那裡幫我做事的時候鼻子出問題，非常痛苦。我說怎麼回事？二十年前她去隆鼻，現在二十年之後受苦，苦不堪言！你破壞自然，你父母生的你覺得不好看，你要去整容，那你就要受這個罪，你要受這個果報。所以自然環境不可以隨便把它改動，你要是不如理如法，你肯定有災難。所以天災人禍不是天然的，都是人為的，都是我們不知道隨順大自然，不知道道德。

所以，今天我們做這個工作，我們是盡心盡力，裡頭最重要的求三寶加持，才能夠減少錯誤；不求三寶加持，那也是違背了自然法則，求三寶加持就是隨順大道，我們才會把這個事情做得好。所以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希望幫助這個世間人，幫助他們覺悟，幫助他們回歸到自然，這個世界上災難就沒有了，只要回歸自然就沒有了。

同學們如果能夠有機緣常常聚會是好事情，這對於我們修學都有很大的幫助。現在我看到你們同學這裡有幾個問題，這是校對的。這樁事情很繁雜，我這一生沒有寫過書，不喜歡寫；講過的東西，我不願意再聽，講過就算了，何必去聽它。講的東西遍遍不一樣，如果諸位聽多了，把我從前的都聽了，你會發現到我年年有進步。這個進步要把前面放下你才會進步，你前面放不下，你不會進步，所以我是很不願意看這些東西，說完就算了。可是你們發心也很難得，希望幫助沒有現場聽到的這些人，把它寫成文字流通。寫成文字當然最好是讓我看一遍，我來把它修改。你們做第一次的功夫，把這個文字節錄、把它濃縮，最後我來看一遍。看一遍好辛苦，很累，很累人的，不過你們做了，當然我也願意盡點心力，也願意

付出這個時間。

可是今天我們一定要曉得，世界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，就像印光大師他老人家所說的，佛法救不了世界，儒、道也救不了世界，現在能挽救世界只有因果教育。我是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就住在界限街倓虛法師的中華佛教圖書館，我在那邊住了兩個月，講《楞嚴經》。兩個月之後，就搬到香港藍塘道壽冶老和尚的光明講堂，又講兩個月。那次來講四個月，都是《楞嚴經》，續講《楞嚴》。在圖書館看到收藏的弘化社出版的書，弘化社就是印光大師辦的，這個老人很了不起，對我的影響很大，他老人家一生十方的供養就做一樁事情，印經，其他的什麼事都不做。我們在他有個小冊子，就是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他有個開示的講演，那裡頭有提到，那個時候好像北方有災難，從印經的這款項裡面撥三千大洋去救災。我們才曉得這個老人一生當中做一樁事，真的是一門深入。

我在圖書館看他的弘化社的書，弘化社印得好，它印得很考究，錯字很少，校對校得好。我看版權頁，版權頁裡面發現三種書他老人家印的分量最多。第一個是《了凡四訓》，第二個是《感應篇彙編》，第三個是《安士全書》。這三樣東西在他那個時代印的分量超過三百萬冊，我非常驚訝；再看他其他所有書，都沒這麼大分量，大概都是幾千冊到一萬冊。有印五萬冊的，這最大的，五萬冊以上就很少，唯獨這三樣東西超過三百萬冊。我想了兩個禮拜，他是我們佛門大德，是淨土宗的祖師，為什麼不弘揚佛法去搞這個東西？這三樣東西都不是佛教的，《了凡四訓》頂多說是儒家的，儒家一個學者他相信因果命運，改造命運的報告；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道教的，道家的；《安士全書》前面最重要的一部分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也是道教的，分量佔它全書二分之一。後面三篇《萬善先資》是講戒殺，《欲海回狂》是講戒淫，後頭有一部分，分量不多

，《西歸直指》是勸人念佛的。他為什麼要印那麼多？這才想的因果教育重要。

現在只有能夠把因果的道理講清楚、講明白，大家會覺悟、會回頭。為什麼？你種善因決定有善果，你造惡因決定有惡報，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！誰願意去受惡報？你不願意受惡報，你就不要作惡因，這個有效。所以我就想到他老人家真的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真的是恆順眾生，契機契理。佛法離不開因果，你看蕩益大師在《彌陀經要解》裡面給我們講六個信，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。佛法不離因果，世間所有宗教也不離開因果，所以因果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。

祖師用這種方式來教後人，實在講，教我們覺悟。我要不看他這個東西，我也疏忽了，也不知道在這個時代因果教育應該擺在第一優先。尤其到現在這個時代，九一一之後全世界都感受到恐怖的生活，使我們想到佛在大乘經上講三途，三途，畜生叫血途，這是比喻。為什麼？畜生死都是弱肉強食，都是流血而死，所以稱為血途；都是被殺的，畜生死都是被殺的。鬼道裡面叫餓鬼道，恐怖！餓鬼道，佛在經上說常常感到有人威脅他、有人害他，所以諺語常講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」，鬼怕人比人怕鬼還要嚴重。地獄是火途，一片火海。所以我們在九一一這種恐怖的感觸，已經把人道變成餓鬼道了。人生活在恐怖當中，你的精神、你的身體時時刻刻受到威脅，這就不是人道。刀途就是威脅的意思，刀途是餓鬼道，畜生道是血途，都是流血而死，所以這是恐怖。

另外就是地獄道，地獄道我們看到核武戰爭，那是地獄。我這次到廣島去看了一下，看看核爆的博物館，我也帶了一些資料回來。這個核子彈爆炸的時候，它在論秒，一秒鐘、兩秒鐘、三秒鐘、四秒鐘，就是十秒鐘，十秒鐘之內差不多就要死傷二十萬人。溫度



在第一秒鐘核彈爆炸出來的時候，它這個溫度就是攝氏三千度到四千度，火海！人在裡面就烤焦了，這個肉體變成焦炭了。我在那裡看到一個圖，我看到非常難過，上面寫的是個三歲小孩，人沒有了，他騎的小腳踏車，腳踏車在，人沒有了。我在照片上看到這個，所以這個跟佛在經上講地獄相沒有兩樣，真叫剎那之間整個毀滅了。

那時原子彈剛剛發明，廣島那顆是實驗的，實驗的，長崎才是第一顆真正的原子彈產生。我們曉得現在核子彈的威力，是廣島長崎的幾百倍、幾千倍，這戰爭不能打！這一打，真的整個世界毀滅。所以在這種恐怖的社會當中，我們首先要自度，首先就是在大乘佛法裡面能夠真正了解諸法實相。我們的恐懼心沒有了，恐怖沒有了，真的像《心經》上講的「遠離恐怖顛倒」，這個沒有了。我們自己不管在什麼境界裡頭，心是平靜的，心是安樂的，不會受外面境界影響，好好的依照智者大師這五個科目去修學，隨緣、讀誦、演說、兼修六度、正行六度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決定得生淨土。

因為煩惱習氣沒斷，所以五品位往生是凡聖同居土。凡聖同居土也有三輩修行，我們要努力力爭上游，如果能夠把執著破掉了，那你就生方便有餘土，能夠把分別也斷掉，那你就生實報莊嚴土，都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這叫真修、真幹！不被外面境界所轉，你就能轉境界。大經上常講心造萬物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法從心想生。我這次特地在東京去訪問江本勝，他做水實驗，他這些報告現在在台灣有中文的翻譯。他給我們做說明，這一年多來（因為去年我去看過他）有很多新的報告，他給我們做解釋，一切法從心想生。所以社會染污，因為聯合國談到環保，我也把這個事情提出來，在日本大家都知道江本勝的實驗。環保要怎樣能做得好？從自己內心，在佛法講心清淨則身清淨，身心清淨，環境就清淨，境隨心轉。

你要想把環境搞好，你先要把心搞好，心地清淨，心地善良，環境的染污就改變了。如果不從心地上下功夫，用什麼方法，環境的染污都收不到效果；你花再多的時間，再多的金錢，再多的物力都達不到效果，所以要從心地，他們就用祈願的方式。這一次我們買了他十本書回來，前些年他在琵琶湖做實驗，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個大湖，琵琶湖有一個小灣，那個水骯髒又有氣味，不乾淨，他們有五、六十個人在那邊做祈禱，用自己的信心、念力，「這個湖水乾淨了，湖水乾淨了」，祈禱了大概有半個多小時，三天之後這個水就乾淨了，這氣味就沒有了，它真有效果，這就是講的是改變環境。

我在路上的時候做了實驗，我好像三天做了四次實驗，我的實驗就是看看空中的雲彩，我也默默的在禱告，我坐在車上合掌，他們不知道我幹什麼，我在那裡禱告，「那個雲彩散掉」，大概禱告十分鐘，那塊雲彩就沒有了，旁邊雲彩都在，就那塊沒有了。我就是要它做給我看看，看看有沒有效果，真的有效果。就是一個念頭，「雲彩散掉，雲彩散掉」，一個念頭，幾分鐘的時間雲彩果然就沒有了，做實驗，所以曉得念力不可思議。那我們念佛的力量多大！所以你一定要懂得、要肯定念力可以改變一切。

這邊你們同學們舉了幾個例子，譬如說《金剛經》上說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這是我常常勸導別人的。而實際上經文是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「是法平等」。我講「法門平等」，不但是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，法門平等，我現在擴大說所有一切宗教都平等，所有一切宗教都第一，沒有第二的。就像《楞嚴經》裡面二十五圓通，每個菩薩都第一，沒有第二的，這個樣子才能化解衝突，才能夠真正講到宇宙的和諧。就像我們人身體的器官一樣，外面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裡面五臟六腑，各個第一，各個平等，人身體健康

。如果說我眼睛第一，耳朵第二，鼻子第三，你這個人有病，你就不健康了。各個第一沒有第二，才叫健康，這就是「是法平等」的意思。這個是法，法是一切法，不是指哪一法，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平等的。有高下麻煩就來了，高下就有對立、就有矛盾、就有衝突。所以我們團結全世界的宗教、族群甚至到國家，我們就用這個道理。

最近印度尼西亞，我們關係搞得很好，我給梅嘉娃蒂寫了一封信，她是現在的總統，看樣子選舉她很可能會繼任。我說你做總統只要三樁事情做好了，那你將來在你們國家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人物。哪三樁事情？第一個她的國家黨派很多，派系要和睦不能對立，所以說家和萬事興。你每個黨派都是為國家、為人民的，你們一對立，要一爭的時候，國家形象破壞，人民苦了，那就是為自己政黨，不是為國家人民，那錯了。我說你要帶頭，派系要和睦相處。你做總統，選上做總統了，應當把所有黨派領導人都聘請做國策顧問，國家有重大的事情，都把他們召集起來開會，這個多好！不要有分別，任何人提出好意見，我們都可以參考、都可以執行，黨派要和睦，不可以對立。

第二個族群要和睦。印尼是島國，它這個國家一共有一萬七千五百多個島嶼，幅員非常廣大，有二百多個族群，不同的群族，比中國還多。中國只有五十六個民族，它有二百多，語言都不相同，所以族群要和睦相處。第三個宗教要和睦相處。你這個總統只要把這三樁事情做好了，天下太平。至於國家那些大事，你底下有總理、有部長，讓他們去管去，你這個總統就把這三樁事情擺平，問題解決了，我教她這招。我這封信也算是等於是公開了，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，我們也是老朋友，他看到了，楊老師去訪問的時候帶給他看。程書記講不但印尼總統，全世界所有國家領

導人都要懂得。所以和睦比什麼都重要，領導人就是和事佬，要調解糾紛。

所以有很多東西意思，佛在經教上告訴我們四依法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」，意思通，都行。但是現在一般學者專家，他是非常執著文字，一定要跟經典原文要相同，譬如出在哪個地方、哪個地方。我們沒有執著在這一點，我們完全是講意思，意思行就可以了，不必去執著這些，依義不依語，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」，這佛教我們的。可是要為了現在一般社會他們的分別執著，我們能夠把經典原文寫出來，也好，都可以。

第二說極樂世界距離我們這個地方多遠？十萬億個佛國土，一個佛國土，我們用黃念祖老居士的講法，一個佛國土是十億個銀河系，這是黃老說的。黃老認為一個銀河系是一個單位世界，一千個單位世界是一個小千世界，一千個小千是一個中千，一千個中千是一個大千，所以一個大千世界是十萬億個單位世界，他把單位世界看作銀河系。他說單位世界的中心是須彌山，須彌山就是銀河系的中心，銀河系中心現在一般人講是個黑洞，他說可能佛就是說的這個，這是黃念祖老居士的講法。他的講法，我們現在用《無量壽經註解》，後面有他一篇文章，他講到這個宇宙觀，那個我們也可以看，也很值得我們做參考。這是佛隨順眾生的說法，如果跟你講真的，真的沒有距離，這個要知道。

現在科學發現了，鍾茂森居士有一篇報告，我們也在我們的刊物上都看到的，這是美國太空總署發出來的，發現有三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時間跟空間不是真的，這是科學發現的，他說在某種狀況之下時間跟空間等於零。但是那個某種條件，他就不曉得有什麼條件了，在我想他可能是從數學上推演出來的，空間等於零就是空間沒有距離，時間等於零就是沒有先後，這些《華嚴經》上統統都說

到，十方三世不出一念，這是不思議的境界。極樂世界在哪裡？就在此地，這是真的，跟你講真話，這不是假的，確確實實沒有距離、沒有先後。沒有先後就是沒有時間，沒有距離就是沒有空間，這是一真法界。

空間跟時間從哪裡來的？是從妄想分別執著裡來的，只要有妄想分別執著，馬上時間空間就出現了，是個幻覺，它不是真的是抽象的。時間跟空間在《百法明門論》裡面，它排次序的時候也很有味道，時分、方分都排在不相應行法。不相應行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抽象的名詞，它是個抽象概念，它沒有事實，你不能說沒有這個事，也不能說這個事是真的，列在不相應行法裡頭，這很有味道。所以佛經裡頭有很高的科學，所以距離是隨順眾生說的不是講真的。佛說法是依二諦，依真諦、依俗諦，這依俗諦而說，依真諦，這沒有了。

第三個說佛心是真心，佛心是覺心，說覺就是覺而不迷，這是佛性，說佛心、說佛性都行，這裡頭心、性可以做相同的解釋。有些地方心、性是有差別的，講法不一樣，有些地方是相同的，覺心講得通，覺性也講得通，覺而不迷，所以你用哪個都沒有關係。如果說哪個是恰當，你就看我上下的句子，上下怎麼講法，兩個都是一樣的意思。

底下這個問題，我委託阮貴良校對《華嚴演義》，所以這個書我就沒看了，讓他去看去。校對的時候如果遇到教理的問題，可以先問他嗎？行，可以先跟他去研究。如果研究的時候你還有疑問，你再來找我，這樣子我就能減少一些時間，他這些年在經本上也下了一些功夫。

第三個就是講記製作的標準，就是文字稿刪減標準。我過去聽薛仲述先生給我講個故事，薛仲述先生是薛岳的弟弟，（薛岳不在

了），他是薛岳的三弟，老三。他曾經做過中山先生警衛營的營長，這在民國初年廣東大本營的時候，他做孫先生的警衛營長。他告訴我：中山先生有一樁事情，那個時候在演講三民主義，在演講的時候，記錄的是以後民國成立北大的校長，是他們做的記錄。記錄下來之後，有一段他們有懷疑，有懷疑向孫中山先生請教，中山先生拿到之後，就把他懷疑的部分全部劃掉。他們感覺很驚訝，他說為什麼不要？孫先生就講：你們是大學教授，你們都看不懂，別人怎麼會懂！這是刪改的一個原則，你們看到有懷疑，不懂的，刪掉就好了。你們學佛學這麼多年，你們看不懂，搞出來人家會懂嗎？所以他們對孫先生非常佩服。這是薛先生告訴我的，他在抗戰期間是當第五軍的軍長，遠征軍。

所以你們守住這個原則就行了，如果自己有疑惑，看不懂的就把它刪掉。你們能看懂，覺得對於這個社會，當前社會確實有幫助，那就重要，就用這個標準就好。我們自己修學再向上一著，我們自己慢慢的來，現在這個東西是給社會大眾看的，是接引初機的。接引初機是愈淺愈好，文字要通暢、要流利，意思要很淺顯，使人一看他就生歡喜心，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。他真正要去研究這個，有古人的註解在，有古人的註疏在，這樣就好。

《華嚴疏論纂要》的簡註易解，過去《無量壽經》做了一次，《無量壽經》有個簡註易解，就用那個方式就好了，完全把經文文字把它簡單的註明就行了，深奧的義理統統把它省略掉，那個很繁瑣，愈簡單愈好，這都是接引初機的。

最後一個是有興趣加入校對、聽打、講記的，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？這個條件就是我先前說過，多看、多讀、多聽，能夠每天抽出一點時間讀經，至少要有一個小時，聽經能夠有兩個小時到四個小時這最理想，多看、多聽，你就懂得怎麼做法。現在快到六點鐘

了，我就講到此地，你們同學還有什麼問題？

悟梵師：師父，剛才講到十萬億個銀河系，很多人不懂，因為是三個大千，三千，這樣個、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十萬、百萬、千萬、億。那麼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應該是十億個銀河系，十億。

答：對，對，對！沒錯，十億，沒錯是十億，不錯。

悟梵師：還有另外就是師父剛才說，如果自己覺得有疑惑的時候才刪掉，可是很多人在刪減的時候，會覺得師父講的每段都很精彩，他也都明白，然後義理又是一環接著一環非常的緊扣，所以都不敢刪。

答：還是要刪，因為廢話還是很多，重複的也很多。有很多講演有時候當時有特殊的人，又有特殊的對象，不是普通的，這也要能夠體會得到。

悟梵師：像在校《無量壽經》的時候，有很多同修就提出疑問，就說在做講記時，因為師父是在那個時段講的，所以如果保存那時候的那些歷史、那時候的情形，它有歷史的價值。有的人就說，如果保存那個，其實對很多普羅大眾來講，他們覺得不適宜，不知道師父在講什麼，所以到底要不要刪？

答：要刪，我們要以現前大眾為對象，要把握這點。就是我們東西是給誰看的，尤其是要普及化、普通化，因為將來還要有人發心把它翻成外國文，大眾化比較好，要考慮到這一點。